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五

經術八 曾子章句

卷之一

立事第一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

疆上聲

上聲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此曾子首明學之要以示人也學莫要於治心而惡與

過皆出於人欲之私者累心者也攻且求之又彊所不

能以進之則私欲之端漸克而所從者無適而非義矣

義即天理之公者是也即心為理在事為義以此為學

而作聖之功端在是矣此孔門克復之旨也

劉子全書

卷三十一

曾子章句

一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惟義所在

日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辟音避 易音異

學即去私之學學必守業者所習必有業也繇六藝之

途學而行之皆業也君子之守業也終身而已矣終身

守之則必繼時日而邁之繩繩焉彊其所不能而惟義

之從無或旦夕之閒焉庶其底於成乎省謂省其得失

夫學未有玩愒日時而可與幾者旨哉愛日之義也

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

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

閒復皆去聲說音悅彊上聲

言學必以問為事問必以序以遠瀆也閒隙也不說謂

色阻彊爭謂彊伸其辨必承閒以復不彊爭者始終不

色阻彊爭謂彊伸其辨必承閒以復不彊爭者始終不

國朝編次

國朝編次

國朝編次

瀆以爲受教之地也

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

博學謂多聞多見然不習則不熟也由是而進於知焉又進於行焉又進於讓焉此學之序也求知之方審問慎思明辨而已讓則所以擴進學之量也

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君子終其身守此憚憚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君子見利思辱見

劉子全書

卷三十一 曾子章句

二

惡思詬嗜慾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

數入聲憚音但

孱小貌卽約也悒悒憚憚勿勿戰戰皆憂懼之貌此四

者皆君子守身之法卽守約之法也君子由博學而要於能讓爲守約地也由約而守之於言行有先後法焉

又守此言行於持久無欲速見小之心焉以身先人盡其在我者而已又守之於小者微者而不殄絕之微者必使之著也行無不自微而著而卒不以微者求著之人也故無急人知之心焉又致守之於利與惡嗜慾忿怒之閒而得克己之要焉凡若此者所守不一端而守之之法惟一敬且愈守而愈嚴焉斯可謂守約也已

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已焉是故君子疑以終身

卽前章之餘意按舊本置在勿勿也下今因文勢不類  
另次爲一章

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  
復之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  
人信其行從之以復復宜其類類宜其年亦可謂外內合  
矣

勝氣浮逞之氣也勝氣者妄動之本故君子慮之君子  
慮勝氣故行之必思可言也言之必思可行也慎之至  
也復踐言也在己者有以及於人則人信之矣不徒信  
之而必以言行從之則盡人而信之且積久而益信之  
矣蓋慎德之至自內以及外如此亦申上章戰戰之意  
也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三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

君子言所信而已未問雖信亦疑也故不言言之將以  
行之也兩問以所行而難易辨矣先其易者而後其難  
者斯行之也果慎之至也

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熾熾  
也是故君子夙絕之難遠並去聲

患難之所生不一端而財色流言其大者流言無根之  
言也熾熾微貌絕惡於微所以防患於蚤也

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雖不能  
亦不以援人

此善與人同之意不能不以援人者不引人之不能以  
寬己之不能也則有下人之能而已如是則終於能矣

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

好惡並去  
聲趣音促

好善弗促慮其倦也惡惡弗疾慮其遂也不補義未詳

或曰疾人之有過而不能補也飾人之有美而不自伐

也則不改句宜悞

場按補猶  
文字意

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此君子與人爲善之心也先謂先意以逆人也成人美者長善而救失是也往者存而不論視其來者有過而能改亟與之可也所以成人之美也

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四

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

學焉而不厭故有常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有鄰學通於誨也學通於誨則誨亦不倦冀而望之惟恐不至也又優遊而養之不一蹴以求盈也所謂好人之善而勿趣也其宛然孔氏之脈與

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來者不豫往者不愼也去之不諂就之不賂亦可謂忠矣

君子之與人也務自盡其情與禮而不求盡人者以全交也絕亦盡也禮尚往來來者人所施往者己所報不豫不愼亦先己而後人之意至於去就之閒則必以義而不苟不以利害二其心斯其與人也無不自盡之心矣爲人謀而不忠乎亦曾子之所省也

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知矣

知去聲一作無私

難猶勉強也惠而儉小惠也徑率意也六者君子之成德履中蹈和其必由學乎好學以明理而去其蔽故稱知焉

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

句音鈞

入國必問諱問禁所以昭敬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所以昭儉也故引古人之言以明之懼惕之言與戎起羞之言也句曲貌喻敬也

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五

言不期多寡期於信理君子終日言而無罪者言所信也小人一言以爲罪者言所疑也疑信之端榮辱之機也故曰多聞闕疑

君子亂言節弗殖神言弗致也道遠日益云衆信弗主靈

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

疑布闕誤

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

流言如水之流而無定也言而無主流莫甚焉折人以辨而不窮陳己之長而不遜皆流言之導也君子不唱流言故言必有主言有主則行有法矣若親人之方又所以輔吾言行之不逮也蓋人已交修之功如此有方謂必從其類也

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

此章舊本置在下章多知而無親一條之下疑有脫悞  
今訂之三者皆反約之意徒多不足貴也擇謂知之真  
算謂辨之明慎謂守之篤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博  
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僮者君子不與也  
夸而無恥彊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  
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  
君子弗與也

此承上章而言君子之學博而約守之故其與人也亦  
然所謂親人必有方也反是者皆弗與也懼其託足於  
無方而喪吾學也四者大抵驚多而不約之病驚多而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管子章句

六

而不約其弊也中於行或失則給或失則徑或失則僮  
又其弊也中於心爲無恥爲無忌憚爲不仁而忍又其  
弊也浮誇之極亟達好名足恭口聖而已矣無親之知  
自用之知也無方之學雜學也無方之多失其守者也  
給便給也進給不讓者恃才而好勝也好直而徑者訂  
也僮塞也儉而僮者儉不中度行之或塞也三者皆無  
行之實也夸奢逞也彊剛愎也好勇者血氣之勇故至  
於忍人亟達急於求達也學必躡等雖得之必失之名  
喪其實何體之有忿怒爲惡者陰賊之氣也爲惡非一  
端而發之不及掩護者莫如忿怒故特指以窮小人閒  
居之惡足恭以足爲恭對口聖而言無嘗位言陰陽反  
覆不恆其德也蓋曾子極言與人而不以其方有如此

者亦還可以得進學之要矣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

小行而篤卽小廉曲謹之類從巧令而來亦病其僞也  
故難於仁

嗜酷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

此遊冶之民日趣於下流者也後亦無望矣

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  
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

此自暴自棄之民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易平時  
也暴凶事也

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  
無由知之矣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管子章句

七

四者德之大者也大德不立小者可勿問之矣

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卽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矣七  
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

此警人及時勉學也人生十年而學矣二十而博學無  
方三十四十而成矣藝成而下卽德成而上也況五十  
無聞乎其終也已矣七十句未詳或曰雖七十而無德  
不可自棄也雖小過必勉而改之死而後已之意也

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  
矣

君子之居業也自少至老而不倦則業日廣矣居業所  
以進德也諷誦者詩書也本諷誦之所得者而論議之  
以明道也學優則可以教矣君子者通天下萬世以爲



業者乎

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益而受厚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

弟去聲

前章言無業之人而此遂及於無德者見德業相須者也自少至老三者其大端也由此推之至於衆惡交萃亦喪德者必至之情也衆惡不同而同歸於不學改過遷善言行喜怒之閒皆學者事也學則可以免於終身之恥矣道言載道之言也苟加飾焉亦僞也或曰道聽途說之言亦通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八

人言不善而不遠近於說其言說其言始於以身近之也始於以身近之始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蕙焉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始於以身近之也始於以身近之始於身之矣

說悅通用

人之不善不必其身親之也觀其所好惡而其情見矣言不善而不知惡言善而不知好所繫於吾身者幾何而不知身之可使爲不善亦猶是也此蓋發於心之所安而不自覺者君子可不致凜於斯乎殆危也一人言也俄而近之俄而身之危孰甚焉

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

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

承上章而言人言善不善而色動焉近於心之悅則中  
外一機故也色之示人也目先浮之而言以指之心與  
行載之由矣是故以目之見占心之隱則百不爽也又  
合之聽言而其指窮矣所好卽所悅也觀其流而知其  
術觀其久而知其信皆知所好之盡也說之流者自原  
而流極其所指也術心之變也復再按也由觀人之法  
推之而知自修者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嚴乎哉

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  
而觀其不悖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  
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  
其貞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動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九

此極言觀人之法隨事以觀其德而心術隱微之間可  
以盡偵愛親者觀人於所悅也聞正言見正事親正人  
必君子也反是者必小人也悖亂也誣罔也情動而流  
或罔於理也有常謂不愆其度也貞永終也營妄謀也  
動而擾及於人者妄動也蓋真情之難掩如此不特爲  
觀人設法也

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色勿爲  
可能也心思勿爲不可能也

絕惡必務盡拔本塞源之謂也此惟慎獨之君子能之  
不然則襲跡於身者耳色則已微矣猶以情示也人皆  
知有爲之爲而不知無爲之爲之真也

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

樂善樂而忘之也安之者安處善也自彊則勉強爲善而已及其成功一也

仁者樂道知者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

仁者心與道一故能樂知者知此道而利之則幾於仁矣下此則愚者而已愚者必弱然愚可明柔可強爲其從人而畏義也更有不安於愚弱者執誣罔之道而果於自用所謂下愚不移者也程子曰仲尼所謂下愚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彊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此之謂也愚謂凡異端而賊道者亦然

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劉子全書

卷二十五

曾子章句

十

身以戰戰亦殆勉於罪矣

人心本無惡其有之者生於氣者也聖人氣反於性何生之有其次不能無氣質之病者在先意而蚤絕之復則重失於事爲之著矣雖改之晚矣況不能改其得免於禍敗乎君子有鑒於此而致慎於言行者如斯凡以絕惡於蚤耳不幸而復焉猶可改也鄂與愕同驚懼貌勉免通用罪卽惡之見於禍敗也曾子惓惓於爲善去欲之學故前後反覆言之其示人之意益深切矣

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居由仕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

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

復承上章而言君子惟禍敗之虞故言行之閒尤致謹於小而不敢忽由爲大之心以爲小鮮不備矣居家其近小者也由仕焉鮮不備矣而猶以爲未備也其操慮時勿勿也以下遂詳言居由仕之道如此居必由仕者家內而天下外爲善必自內始也故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小者近之端也爲大於小所以爲外於內也承嗣謂長也

居上位而不淫臨下而栗者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曰且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又諸侯曰且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大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管子章句

十一

夫士曰且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庶人曰且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

此言居上位者治國平天下之道必以敬事爲本而後社稷無傾覆之患卽大學先慎乎德之意非徒臨事之栗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職事不同而同歸於戰戰之德以有濟戰戰之義大矣故曰君子終身守此戰戰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強也

面謂煦煦之愛貌謂子子之勞導而勿強則從之也易且以避責善之夷也

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愷愷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

雍雍和也肅肅敬也情愜恩勝切切義勝貌者文勝而情者實勝也隨其所施而當焉所謂義以方外也其修身之極則乎

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朋友學問就正之地也所能者庸德庸言則以友立之所不能者高遠隱怪之道則以友遠之如是而學之所守者固矣終身而與之稱益友矣○愚按立事終篇多與大學一書相發明學者詳之

卷之二

本孝第二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

劉子全言

卷三十一

曾子章句

三

學莫先於爲仁而孝弟本也仁人之所以事天正孝子之所以事親也自其根所性而言則曰忠無忠則孝不立故以爲本焉非孝之外復有忠也孝者百行之本忠者孝之本曾子學必務本故本其所本如此然則爲人謀而不忠乎僅指忠之易見者言之而其用力之要實在是矣

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勿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

忠也者反諸身之謂也孝必反諸身則雖一舉一動一笑一言有不可得而苟者庶幾其免於罪矣不登高履危者敬父母之遺體也痺病也憑倚也訾詬議也隱不命者不許人隱也臨不指者不以非禮加於賤也尤罪

自外至者也此以下大抵發明本忠之意

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已

此君子謹言之學見於孝者如此孝子一啓口不敢忘父母故言之惡且流者皆誓死而不行焉死則止之盡也言非禮義曰惡貌言曰流反是則美言也興謂興行孝子美言足以興故口無惡言加人而人亦不得以煩言及之其不遺親以辱可知矣

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儉行以徼幸孝子遊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也儉途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三

忘父母故其行也居易不居險而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因之矣雖橫逆之來不我加矣遊行之寬也出門而使爲父母使也或者意外之憂也險途隘巷卽徼幸之地所謂不履危也儉當作險

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尊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

家無二尊雖使人必以父命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不忘親也又事及父之朋友者父之所敬亦敬之也又率朋友以助敬者敬人之父人亦敬吾父也若范式登堂拜母則其事已此孝子無方之敬也

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

以力惡食

君子謂卿大夫也卿大夫以保家爲孝故以正致諫幾諫不足道也蓋情微而義重矣士以保身爲孝故以德從命情伸於義也庶人則竭力以致養而已曰惡食則菽水可承也亦不敢以非義事其親有善養之意焉任善不敢臣三德

此天子諸侯之孝也三德謂三老也禮曰天子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以教孝也疑諸侯亦然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養老之義也三老謂知天地人之道者

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承上章而言生不徒養也而有義以輔之死而喪且祭有禮焉則本哀敬以臨之終子之身而無不自盡之心焉忠之至也斯孝之成也

### 立孝第三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

前篇言忠者孝之本本立而用斯行焉禮則所以行之之節文也如曲禮內則所記者是

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

此卽仲尼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意由爲子而推之

爲人弟爲人臣之道皆孝也由子臣弟推之君父兄之道皆孝也盡已而不求諸人忠之至也

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歡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移味居處慍愉著心於此濟其志也

禮者敬而已矣敬以致其忠而節文生焉孝所以立也力卽心之著於外者有禮則敬敬而不安亦非禮也記曰嚴威儼恪成人之道也非所以事乎其親也安之謂也微諫卽幾諫也幾諫而終必得之使父子之間一體感孚而無閒則歡欣忠信咎故不生矣蓋忠敬之所感者如此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是也故曰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飲食居處皆力之能爲而心之所以自見者凡以濟吾忠敬之志而已孝不在是也

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

引孔子之言復引詩而釋之以明忠敬事親之意言其事親也可以爲人矣而親不吾格吾猶當任過而無所愆况不可乎吾實有罪而無以自辭是辱親也敢不夙夜是念乎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故七子作此以自責任過之辭也小雅小宛之四章兄弟相戒以悔罪



之辭不自舍謂不舍其辭罪之心也合可不可而一於  
自責自修如此庶幾不虧其身不辱其親矣忠敬之至  
也人卽孟子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之人

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  
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  
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  
矣

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  
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此之謂也先修謂先修其身也君  
子之道始於事父事兄終於事君事長

### 大孝第四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六

尊親之孝惟德爲聖人而後能之其次守身以事親僅  
不辱親而已若徒養而不免遺父母以辱小人盡力之  
道也孝斯下矣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  
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  
者也安能爲孝乎

公明儀曾子弟子父母之心未向於道也吾先意啓之  
若已向於道則順而承之可謂曲於諭親矣親能不順  
乎極其至亦尊親之孝也而不辱不足言矣愚按曾子  
當大杖而受其於諭道之義猶有歉焉宜其直以養自  
居而不敢當孝也斯其無窮之心焉

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處不莊非

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泚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其身身一作親敢不敬乎故烹熟鮮一作羶香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

此不辱之孝也君子守身以事親而遺親以幸矣必取願於國人者五者皆遂而孝達於邦國矣國人之稱願不亦宜乎

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久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歿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

此復推本而言不辱之孝也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莊忠敬信勇一本也久而卒者終身之敬也敬父母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七

也者敬其身也敬其身不以辱親不使國人稱不幸焉庶幾能有終已乎

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此復推本於所性而言不辱之孝也仁義忠信禮樂性之德也一孝立而所性之蘊全體之矣此敬身之至者也孟子事親從兄之旨蓋本諸此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刑自反此作也

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

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經常也孝無施而不準者以其常也常也者性之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又何閒於天下後世乎惟聖人立天下之大經而人物之性由此以盡所以無施而不準也此大孝尊親之道也置猶立也衡橫也放至也準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六章

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舊本置在樂正子春章之後文意不屬今從小戴記祭義篇所次定之承上章而言聖人之孝不但推之四海而且有以及於異類使草木禽獸咸得其所其所以尊親不亦至乎程子爲崇政說書諫哲宗方春而折柳知此義也夫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六

孝有三大孝不匱中考用勞小孝用力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

大孝天子之孝中考諸侯卿大夫之孝小孝庶人之孝語意與首章通博施備物謂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也仁義所以職勞之本言備勩勞於君國也心乎親而忘躬耕之勞者庶人之職也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歿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謂禮終矣

不逆卽微諫也哀以送死祀以追遠也加之句疑有闕文祭義曰父母既歿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與本文異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已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

樂正子春曾子弟子瘳疾愈也人爲大天地之性人爲貴故大也形體卽天性也孝子之全歸也全其所以大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五

者而已矣道正路也徑捷出邪路也遊徒涉也已不以惡言加人則人不以忿言復我也○愚按此篇皆發明三者之孝而尤惓惓於不辱之義者示學者以用力之要也

事父母第五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已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已爲無咎則寧由已爲賢人則亂

單居離曾子弟子愛敬之實在諭父母以道而已非徒養之謂也行如由已謂姑順父母之行而實罪於已以

不用者爲已咎也誠以爲已咎則必思所以免於咎矣  
從順也諫而復順者以順爲諫也達猶引導達善者父  
母之行雖或未善而未嘗無善可引也將順其美而匡  
救厲焉故從善也易不然爲爭辨而已必伸己之賢以  
形父母之不肖其孰能悅之所謂責善則離離則不祥  
莫大焉者也蓋父子之親無所解於心旣不忍不諫而  
又不忍以諫而生亂乃所以爲愛而敬之之至也  
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

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  
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

巧變者委曲以承父母之權惟變所適也巧變敬之至  
劉子三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三

也敬而安故父母安之成人之善固敬也以施於父母  
則爲不敬然則敬固無定體乎知道者知之齊齋通用  
訊問也

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遺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已望也  
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  
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  
於內則是疎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

事兄之道以敬爲主而愛寄焉尊事之父子事之也望則  
而象之也兄事之有常敬也每令必其不遺其言也養  
謂和順薰蒸使之自化也養之內者匡救其隱也養之  
外者彌縫其著也越揚也謂揚兄之惡疎謂坐視其兄  
而不救皆非所以養之也內外養之愛之至也所以爲

敬也

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誦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

使弟之道以愛爲主而敬輔之嘉事訓冠昏也嘉事父在父爲主兄奉而行之故事兄有父道焉而還以使弟亦有父道焉正使之以弟使之也兄事之敬事之也敬事之者將以作弟之敬也不可而後舍之者姑寬之也有不屑之教誨焉愛之至也所以濟敬之窮也合父母兄弟而必諭以道焉孝子弟弟之則可得而觀矣

曾子曰夫禮夫之有也不與小之自也飲食以齒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三

此禮之行於弟者而言大者禮之經也小者禮之曲也不與義未詳大略言由大者必自小云耳飲食之禮服勞之禮和歌之禮皆小者也而爲弟者必謹之則大者弗可叛矣齒謂長幼之序力事謂任勞者辱事謂處垢者不讓不齒言爭先赴也觚酒器實之曰觴虛曰觶杯豆亦酒器四升曰豆哀急切貌不醉不哀敬之至也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

衡坐謂連衡而坐言坐必隅也苟越謂越次而行言行必隨也逆色謂忤色言不犯其所忤也如問訊之類是也趨翔恭謹貌周旋曲折貌此皆弟之見於顏色者其心則然也此亦禮之小者也○愚按本孝四篇與孝經

略相發明蓋曾子嘗聞之夫子云

卷之三

制言上第六

凡分十二章制言皆訓行也由孝弟而推之則行達於鄉國天下矣故三篇次第如此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

禮之於行也猶輿衛然非禮而有行者無之義即禮之斷者也故曰立五者莫非禮也而行之之大端也故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少賤通親疎而言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三

故君子不貴無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吾恐其羸驕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

興行也行道之士君子未嘗不貴而第恐其由世而行也由世而行亦由世而喪矣惟以身殉道者惟其所遇必以非道爲恥而不苟則富貴貧賤處之一矣所謂有恥之士也興道之士必行而或不行有恥之士不必行而無乎不行此君子之學所以不貴彼而貴此也蓋內外人己之辨與羸與盈同疑亦從或字貧不以道則恥者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陽按羸當作羸餘也

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腐陰可謂密矣明

日則或揚其言矣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

廡陰謂屋漏地也密則人莫予聞矣而明日復揚其言者莫見乎隱也明行者表暴而行也篤厚而密也明行而不篤自謂可以欺人而不知人已視其肺肝矣故曰胡爲其莫之聞也蓋示弟子以慎獨之學也

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斯二者行之不以禮者也其事甚微而其禍甚大非識微君子胡由信之及親謂辱及其親也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重

蓬之植喻得朋之益也沙之黑喻匪人之損也援之者善下也推之者向往也相濟以達既取諸人亦與人也謂相濟以成行也

君子之爲弟也行則爲人負無席則寢其趾使之爲夫人則否

人非人不濟以禮濟也禮自卑而先人弟道也負任也行爲人負者代勞也寢謂止而不進坐必讓席也夫人謂凡人而無禮者君子不以縱敗禮亦不以諂瀆禮也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苟如此則夫杖可因篤焉無賈言無市行也無野言無廣土也旅衆也無據旅言獨行也杖猶行也因依也君子不以利汙義不以俗溷真而行已也篤矣雖終身依之可矣此亦行禮之大端



也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如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如歸

不可不者義也視死如歸非平時了了焉能措辦如此夫行至於死生之際而不苟焉斯可謂終禮也已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

此處讎之禮如此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有盛教如無教亦德也德言盛禮言恭也

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

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西

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聞惑聞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

達行之利也學問所以求知也比賢則德日進矣比謂

類而同也循漸進貌言行之慎也今之弟子曲盡學者

無知妄作之病作亦行也聞惑之甚也然則學問者其

利行之指南乎

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

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

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

親汝乎

主謂客之也仁者以天下爲一體執而行之則無適而非

仁矣千里皆親固其應也庸用也親庸親而依用者

○愚按此上兩章與孔子問達問行之意互相發明學  
者詳之賜按則雖汝觀句其備者其心而表其

論而制言中第七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  
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惟進之何功退之何  
守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  
損下之憂不得志不安貴位不博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餒  
而守仁謂其守也則君子之義也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  
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

出處二者君子行己之大節也靜猶言藏也進貴有功

致君澤民是也退貴有守安貧守道之謂也必如是而

後爲進退之義不然虛貴而已耳辱身而已耳何以爲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三

君子愚謂功守之義亦難言矣進必有功者伊周是也

若管晏猶卑卑矣退必有守者孔顏是也若老萊子黔

婁之徒可謂抗節於亂世而猶未卜其所守之仁則亦

一節之士而已曾子傲裘不掩而歌聲徹於金石斯其

流亞與

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

比譽而取食直行而取禮比說而取一作友有說我則願

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

此以下多申言有守之義人而不仁不可親也吾守吾

獨而已若孔子不主彌子瑕而得衛卿是也比親附也

食祿也禮謂禮遇比說者比於心而非比於譽也雖比

說而取友而卒不求於人之說所以吾守吾仁也

故君子無怙怙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一作上仁知我吾無訢訢

不知我吾無怙怙

蓬戶織蓬為戶穴牖穿牖如穴上尚同仁者所守惟仁

而無以加也

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畏之

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屈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則

君子弗為也

直者守道當然不以世變也直行者仁也直言者智也

擇仁而言所謂智也身可逐可殺而仁智必不可變所

謂退必有守也宛詭順貌畏之見逐其仁取畏也智之

見殺其智取忤也君子有時以智殺其身而小人反以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美

智免禍亦異乎君子之所謂智矣

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不受

必忠曰智

必忠者必反諸身也必反諸身而求所以自盡也無有

不受者矣不幸而見逐見殺焉雖辱猶弗辱也不然吾

固不仁且智也不仁而見逐不智而見殺於人乎何尤

君子方自反之不暇而况肯變其所守也哉此數語者

曾子一生得力學問也

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手足

節四支說者申慤勲耳詩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則此非

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

循道也衡抵牾貌僨仆也行必遵道則與世相左而動

輒敗矣四支通一身而言不拚不被凍餒之極皆衝塗之辱也手足節者節力以養也四支說者雖困得以相慰藉也慤慤謂有司之禮遇也言士雖困而猶不至於甚困者萬一有司之禮遇耳所謂周之亦可受也詩小雅小弁之六章瑾埋也言行道而死者遇之猶有所不忍而况士饑餓於我土猶得不引以爲恥而恤慤慤之禮乎然既出於有士之恥而非士之罪則士亦豈能必之於人而切切焉以免死爲慮哉况無道之天下公養之禮所在而廢士至於衝塗而僨非一日矣而猶望慤慤之遇乎第聖賢不欲爲已甚之行姑幸萬一之遇以定死生去就之微權所謂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云耳此守仁之極則也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七

是故君子以仁爲尊天下之爲富何爲富則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何爲貴則仁爲貴也

極天下之爲富貴而舉不外於一仁此仁之所以尊也

君子守之卒不以彼易此者殆爲是與

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惟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裘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且就業夕而自省以沒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此節疑漢儒所附益而未復借首篇語以結之云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訥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諸侯不聽則不於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入境及郊問禁請命不通患而出危邑則秉德之士不調矣

言訥樂也交同者同於人也謂上交於君同心一德也衡言危言自異之貌不革不改其守也不於其土不求祿也入國問禁如孔子將適趙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至河而反是也不通患句未詳或云不與危亂之患蓋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而卒不與其患所謂不調也若既食其祿則當死君之事矣故君子不調富貴以爲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三

尊者田子方所謂貧賤驕人是也貧賤而屈於人與貧賤而驕人其病一也或曰處貧賤者不調人富貴以求說處富貴者不乘人貧賤以自尊亦通

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寇盜則吾與慮  
卽前篇不親不仁之意

國有道則窾若入焉國無道則窾若出焉如此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

當出而出當處而處所謂義也義自我而制非以世制也窾義未詳舊註如鳥之奮飛然言矯迅也

曰義宜仁者殆恭者不入慎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違則始於罪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汙聚椽

粟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

語多缺誤

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武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其耦二耦也五耦十人武謂接踵而趨也下下車也蓋人

賢不擇地而生故聖王善下如此善下賢者將廣求人

賢以自輔也

卷之四

曾子疾病第九

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

元華皆曾子子也微乎歎辭言疾甚而氣微也夫語助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无

辭君子之務反身修德之學也如下文所云者盡是曾

子病革而發庭訓於其子且欲竊附於同列而猶自歎

焉因以啓人之聽聞其所感者深矣

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

此君子之首務也華繁實寡指植物而言言者華也行者實也君子務實勝哀多益寡所以盡人也

鷹隼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龜鼉以淵爲淺而蹙穴

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

辱何由至哉

隼鷲鳥鵠也曾當作增蹙躍貌凡物以利而中害者多

矣况於人乎以利害義而辱不至者未之有也故君子

視利若將浼焉所以遠辱也辱莫辱於衾影之抱慚而

撻市朝爲下

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

親戚父母也近謂家庭宗黨之屬小者凡親近之地一言一動是也君子之學由內以及外自近以至遠卽小以該大可謂常務之爲急矣

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服者而先施焉親戚旣歿雖欲孝誰爲孝年旣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

百歲之中而疾病老幼居強半焉所餘者曾幾何時而不思致力於親乎未幾而親年不待雖欲孝弟無由矣故君子愛日者子路養親躬負米百里之外及親死泣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草句

三

曰雖欲爲親負米不可得已悲夫

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

言行所以修身之物也遠身而可爲言行乎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是也雖舉天下之言行無有外之而出者故曰主曰本也有聞言近道也曾子學必反諸身故其言如此

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當作知則廣大矣當作意而己矣

按董仲舒天人策中作行其所知志作意董策出先戴記援引宜的而文理更長宜從之戴記本前章有聞而遞承之取成章耳所聞謂聞於古人及師友者尊奉持

之貌尊所聞謂致知也行所聞謂力行也致知則知日  
進於高明力行則行日究於廣大而其要不外乎加之  
意者所謂困知而勉行之也誠之者也噫可謂約而盡  
矣

與君子遊苾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  
小人遊貸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  
君子慎其所去就

苾苾貌蘭芷香草貸義未詳亦互相假易之意鮑魚臭  
之惡者自修本矣取友以輔仁亟焉友有君子小人而  
損益因之故不可不慎也久而俱化者與之爲一也雖  
然世固有入蘭芷而不聞香入鮑魚而不知臭者君子  
亦蚤辨之而已矣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三

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  
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復申上章之意君子之益有漸而不自知久而後知之  
若小人則立陷而已耳一託足不可而况久處乎甚言  
君子不可不慎也

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吾  
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  
者矣

盛而不衰無盛無衰也好之至也如食疾子食之而惟  
恐或傷之保護之至也學記曰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  
其訊言及於敷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  
盡其材與此正相反日省月考好學之至也與來而改



與其方來之善而改其前日之非也好教之至也學也而教在其中教也而學在其中學通於教而學也成矣孔顏而後無聞矣此曾子所以反覆而歎其未見也與○愚按曾子所謂君子之務者凡累言之而不足今以其次第思之則一章言實勝也學之基也二章言克己也學之要也三章言當務之急也學之序也四章言孝弟也五章六章言言行也皆以其序進者也七章八章言取友也則學之藉也九章言教也學之成也務止矣非曾子反躬力踐學已臻乎君子烏能懇到而條理如此非徒示家庭之授受然也其所以端萬世學者入道之方至矣乎

卷之五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三

天圓第十

天圓一篇首發明造化之蘊而因及於聖人之贊天地者所以盡三極之道也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問之云乎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聞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

問之云者有聞而問也天地所生者人也人稟天地陰陽之氣以有生而形體上下判天地之位焉首圓繫天足方繫地因謂天地爲方圓也夫天地之大不可以形盡明矣以形盡天地則方圓相左天不能合體於地所謂四角不揜也淮南子曰天之圓不中規地之方不中

矩言天地不圓於方圓也天地既不圓於方圓則人亦不圓於方圓矣圓首方趾謂足以盡人乎哉曾子於此既首明天地人同體之大義而又求天地於形體之外欲人踐形者必要之於盡性也下文詳言天地之道云○愚按天積氣氣渾然而運則圓地積形形塊然而處則方此天地自然之體也有天地之體斯有天地之道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也天包乎地之外昔人以雞卵狀之近是四角不揜之說蓋爲形求天地者病也

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三

是以陽施而陰化也

道者天地之一原也而一者不得不生而爲兩則天地判矣道還以天地判焉天道曰圓者陽之動也天之所以爲健也地道曰方者陰之靜也地之所以爲順也幽明者陰陽之象也一氣含吐而陰陽分法象莫大乎天地也火日金水天地之用也火曰太陽日者火之精皆氣形於天者也故外景金曰少陰水曰太陰皆質麗於地者也故內景然外景者體陰而用陽內景者體陽而用陰又以見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所以相生不已者也

不言五行者槩舉以明幽明之義且指易見者言也然木曰少陽吐華於外而土居四氣之中則五行之變可類推矣陽主施陰主化天施而地生也二氣爲主五行

變合一施一化是生萬物萬物生生變化無窮此天地之所以爲道也此易理也正蒙曰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蓋本諸此

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

陰陽之氣一也而其精者則曰神與靈其粗者則物而已精氣者純粹以精之氣道之形而上者是也神者氣之吐也靈者氣之舍也一精含吐而神靈分靈亦神也人物之生莫不本乎陰陽之氣則莫非神之所爲故以爲品物之本而人物之中惟人也得其氣之精者爲最全故生爲萬物之靈而禮樂仁義從此出焉立人之道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音

仁義是也禮樂者仁義之具也仁陽義陰樂本陽禮本陰也順之則善逆之則否善則治否則亂又以淑慝分陰陽也夫人之生未嘗不各稟陰陽之精抱禮樂仁義之德而精者不能不採於物則不能無善否治亂之異二者相爲貞勝莫非一神之變化而藟反乎氣之初則固有善而無惡有治而無亂神之所以貞夫一者也此盡性位育之功所以必有待於聖人與○愚按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亦曰鬼言靈者二氣對待之朕言鬼者一氣流行之機合之則互見其義者也

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電陰之專氣爲霧電者一氣之化也

此推言精氣之變著於造化有如此者造化陰陽之氣  
動靜而已分之則陽動陰靜合之則相別爲靜相交爲  
動陰陽之氣無時不交而嘗以不動者爲之樞紐非有  
時而靜之謂也陰陽之氣互藏其宅陽不干陰陰不干  
陽者各得其所者然所謂靜也靜一而已動則有偏者  
俱者交者亂者和者勝者專者而風雨露雷之化出焉  
無往而非一精之傳化也靜也者精之舍而爲靈也動  
也者精之吐而爲神也靈含萬物而化光神吐萬物而  
不息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鼓萬物者莫疾乎雷潤萬物  
者莫悅於雨止萬物者莫肅乎霜雪霰雹所謂神妙萬  
物者也風者勝氣也陽勝陰也雷者盛氣也陽得陰錮  
而怒也電者交氣也陰交於陽也電交而後雷越焉霧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會子章句

壹

者二氣之雜也陽不升陰不降故亂也雨者陰和於陽  
也雨露霜雪者陰陽之勝也春夏爲雨露秋冬爲霜雪  
也霰雹者陰陽之專也陽在內陰薄之不相入則凝而  
爲雹陰在內陽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也二者雖各  
有專氣而總之爲陰勝之氣故曰一氣之化也若夫偏  
者有時而正俱與交者有時而退亂者有時而理和者  
有時而霽勝者有時而平專者有時而奪雖至動紛紜  
而終不過其則焉所以貞夫一者也是卽所謂靜也○  
正蒙曰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  
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  
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  
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

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風雷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霾曠陰嘗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穀梁傳曰霍者陰脊陽之象霰者陽脊陰之符

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惟人爲倮匈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

陰陽化而萬物生所謂神爲品物之本者也毛羽介鱗之族莫不共稟陰陽之氣而就其中有陽多於陰者有陰多於陽者則各從其類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也倮匈而生謂不毛羽不鱗介也陰多於陽陽多於陰者則各囿於陰陽之氣矣惟人稟陰陽之精而生故爲萬物靈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管子章句

美

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

易本命曰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故四靈者四物之精也聖人者人中之精也精也者氣之神而靈者也○邵子曰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

人當兆人之八者豈非聖乎聖也者人之至者也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察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卽此篇之意也

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茲四者所以役聖人之精也

四靈皆陰陽之精而終不離乎四族則亦氣之偏者耳氣之偏者物於物者也龍以風舉龜以火兆陰交陽而後化也所謂陰陽之際也陰陽之際則龜龍亦一物而已惟人會陰陽之精而聖人又精之精者故潛見飛躍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三

不風而舉吉凶晦吝不火而兆也四靈之生聖人之瑞也聖人在御而四靈畢至若役使之然一精氣之感召也然則聖人之生豈偶然哉所以能爲天地山川鬼神宗廟之主也

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

聖人生而與天地合其德故能中天地而爲之主所謂天地之宗子也宗子立而山川撫之鬼神依之宗廟享之則各主之矣若堯舜禹湯文武是也

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麻

主天地者憲天地者也憲天之道莫大乎治麻明時明天時所以授人事也治麻之法以日爲主日行一晝一

夜爲陰陽之大綱日景測而月行離麗參之晦茲朔望於是非準則日月各守其數矣慎之爲言敬也欽若昊天之意也因日月之數而知二十八宿爲經經有常行五星爲緯緯有錯行十二辰爲日月之會卽經星分次之行行各不爽也因日月星辰之行而以退極而進者爲春夏之序進極而退者爲秋冬之序序四時而中節建焉閏法生焉所以成歲也時有順逆者日月星辰之行各有盈縮而時之順逆因之行有常度則時有常序其順也其有盈與縮則二十四氣隨有僇差而陽或亢陰或涸矣此其不齊之數雖或出於人事之感召者有之而亦莫非天道已然之迹可以推步得之者故聖人謹序之而厯法乃成由是月具政令授之於民而又時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五

修其闕失以爲挽回氣數之本以奉天道此治之所以盛也其法始於黃帝備於顓頊修明於唐堯及舜則有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按天官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晝夜一周天而左旋復踰一度日行不及天一度適得周天之數月行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天有南北極中拒爲赤道日行其處以定二分漸北而南去極各六十七度以定二至謂之黃道月行有九道與黃道相出入日與月交則食月衝則食相差則否五星應平五行歲星爲木熒惑爲火鎮星爲土先日而行大白爲金辰星爲水後日而競先月而行五星亦各有隱有現有遲有疾有順有逆以占災祥參於日月謂之七政二十八宿麗天不動東起於角西十二亢

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爲東七十五度斗  
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爲北  
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  
參九爲西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  
翼十八軫十七爲南百一十三度共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分次十二辰配十二地支而始於星紀自斗  
歷牛女曰星紀之次女危曰玄枵之次危奎曰媯訾之  
次奎胃曰降婁之次胃畢曰大梁之次畢井曰實沈之  
次井柳曰鶉首之次柳張曰鶉火之次張翼軫曰鶉尾  
之次軫氏曰壽星之次氏尾曰大火之次尾斗曰析木  
之次日與月會月歷一辰斗昏建焉斗柄建十二辰以  
定歲天之綱也日月五星起於星紀紀應乎綱之義也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堯

日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歲得氣盈  
六日月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分  
而與日會歲得朔虛六日合氣盈朔虛不盡三歲視中  
氣所在而置閏五歲再閏十九歲七閏氣朔分齊是爲  
一章積而數之氣朔又復同在日首是爲一元造厯者  
託始焉按厯家推堯時昏旦星中於午至月令在未漢  
晉以來又差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在斗大約七十年  
而差一度謂之歲差治厯者隨時布算通其差法以合  
於天行之數此尤聖人之所慎云○按厯家言天左旋  
日月五星右旋宋儒以爲天與七政皆左旋特其行有  
遲疾行遲者似違天而右其度易推故厯家取以爲說  
至本朝高皇帝獨斥宋儒之說從厯家言且云二十八



宿經也附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緯也必右旋嘗夜指一宿爲主度太陰所距初幾何盡一夜則漸過而東非右旋而何愚謂天體無形陽也日月星辰有象陰也陽道左陰道右自然之理也天純陽至健統七政而運行不息然陽過則亢轉而與陰遇乃成歲功此日月星辰所以反右行也蓋天體陽而用陰日月星辰天之用也大哉經緯之說足以蔽之矣

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清濁高下謂之律

律者主地者也天時有陰陽消長而地氣應之氣之微不可得而見故聖人制律以象之十二管象十二辰以配地支調爲五聲被之八音清濁上下各得其分萬事萬化皆從此出亦天地自然之成法也故謂之律昔者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管子章句

卑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於嶰溪之谷制爲十二筩陽律六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呂以配之曰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合而吹之以叶鳳鳴之和黃鍾之數長九寸空圍九分以九乘九積之得八十一爲律呂之本故位第一配建子之月於是三分損益隔八卦而相生陽律從損爲下生陰呂從益爲上生黃鍾下生林鍾長六寸得數五十四配建未之月林鍾上生太簇長八寸得數七十二配建寅之月太簇下生南呂長五寸三分得數四十八配建酉之月南呂上生姑洗長七寸一分得數六十四配建辰之月姑洗下生應鍾長四寸六分得數四十二配建亥之月姑洗上生蕤賓長六寸二分零得數五十六配建

午之月蕤賓下生大呂長八寸三分零得數三十八倍  
之得七十六配建丑之月大呂上生夷則長五寸五分  
零得數五十一配建申之月夷則上生夾鍾長七寸四  
分零得數三十四倍之得六十八配建卯之月夾鍾下  
生無射長四寸八分零得數四十五配建戌之月無射  
上生仲呂長六寸五分零得數三十倍之得六十配建  
巳之月五聲之中宮聲最濁徵次之商又次之羽又次  
之角最清濁者爲上清者爲下故黃鍾爲宮林鍾爲徵  
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遞而生之十二律還相  
爲宮凡宮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又羽  
宮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以濟五聲之不及聲  
亦各十二合之爲八十四聲終而復始還於黃鍾之宮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管子章句

星

八音革曰鼓北方廣莫風應之律中黃鍾匏曰笙東北  
條風應之律中大呂介於太簇竹曰管東方明庶風應  
之律中夾鍾木曰柷東南清明風應之律中姑洗介於  
仲呂絲曰弦南方景風應之律中蕤賓土曰埴西南涼  
風應之律中林鍾介於夷則金曰鐘西方闔闔風應之  
律中南呂石曰磬西北不周風應之律中無射介於應  
鍾

律居陰而治陽麻居陽而治陰律麻迭相治也其開不容  
髮

律因地而主氣麻因天而主事主氣者明天時於上主  
事者察地宜於下蓋相反而相爲用者也故律麻一道  
其數同其理同其相治同所謂開不容髮也昔者黃帝

作調麻而律呂竝起焉漢遂以律治麻非迭相治而何  
律麻之治凡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  
民聖人之所以爲天地主而五禮六樂之所從出也  
聖人立五禮以爲民望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吉禮十二祀上帝祀日月星辰祀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祭社稷五祀五嶽祭山川澤祭  
四方百物肆享先王饋享先王春祠夏禴秋嘗冬蒸時  
享先王凶禮五喪以哀死亡荒以哀凶札弔以哀禍哉  
禴以哀圍敗恤以哀寇亂賓禮八春朝夏禴秋覲冬遇  
時會殷同時間殷視軍禮五大師以用衆大均以恤衆  
大田以簡衆大役以任衆大封以合衆嘉禮六飲食以  
親宗族兄弟昏冠以親男女賓射以親故舊朋友饗燕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星

以親四方之賓客賑燔以親兄弟之國賀慶以親異姓  
之國詳在周官望謂爲民極  
制五衰以別親疎

自此以下皆五禮之所重者五衰以別九族之親疎謂  
之喪紀

和五聲之樂以尊民氣

樂亦禮也以和尊民以化民也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  
樂

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

察嗜好之情禮始於飲食察之示有節也

正五色之位

正位位貴賤也示民有章也

成五穀之名

示民有養也高黍下稻地之利也春耕秋斂天之時也序五牲之先後貴賤

示民有報也五牲牛羊豕犬雞先後謂四時所尚貴賤即下文所序者是按陰陽判而為五行五禮以下各以

五紀數配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道也

諸侯之祭牛曰太牢

自諸侯以上也天子之大夫視諸侯亦太牢也天子角

握諸侯角尺大夫索牛

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

天子之士亦少牢

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壘

熟而薦之曰饋食蓋時享之名天子以下皆行之又天

子行九獻之禮其初獻再獻曰果獻三獻四獻曰朝踐

五獻六獻曰饋食七獻八獻曰朝獻諸侯助祭者備卒

獻焉

無祿者稷食

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為主

稷饋無尸無尸者厭也

祭殤無尸曰厭祭曾子問篇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宗

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

所俎無立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

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

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割列稷粢是有五牲

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色純曰犧體完曰牲列穰義未詳  
五牲者聖人所以爲天地山川鬼神宗廟主而大崇報  
之禮也

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一神所爲也神一道也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是也○愚按天圓一篇

與易道相發明其中庸太極圖說正蒙之祖與

得繼而成算其言不待不歸之反亦何有於禮然則或

氏之傳大學身已居一而後文後之人因而致疑也故程

子有更本矣朱子又有更本矣其疑義也然自朱本出而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五 蕭山後學陸成本校刊

劉子全書 卷三十五 曾子章句 巽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六

門人董 瑒編次

經術九 大學古文參疑

立國必有學大學王制也而訓學有記則孔門私之矣後之人以其本爲王制也故言禮之家收之則戴氏又私之矣戴氏非通儒也其言禮也厯亦何有於大學六經同出於秦火之餘區區斷簡殘編初無完本而人各以記誦所得綴而成篇章其言不得不歸之厯亦何有於禮然則戴氏之傳大學早已成一疑案矣後之人因而致疑也故程子有更本矣朱子又有更本矣皆疑案也然自朱本出而格致補傳之疑更垂之千載而不決陽明子曰格致未嘗缺傳也蓋從古本是乃近世又傳有曹魏石經與古本更劉子全書 卷三十六 大學古文參疑 一

異而文理益覺完整以決格致之未嘗缺傳彰彰矣余初得之酷愛其書近見海鹽吳秋圃著有大學通考輒辨以爲贗鼎余謂言而是雖或出於後人也何病况其足爲古文羽翼乎吾友高忠憲頗信古文亦以爲格致未嘗缺傳也因本高中立相國所定次誠意一章於此謂知本之下則在今古之間乎余嘗爲之解其略見者臆之而終不敢信以爲定本於是後之儒者人人而言大學矣合而觀之大學之爲疑案也久矣古本石本皆疑案也程本朱本高本皆疑案也而其爲格致之完與缺疏格致之紛然異同種種皆疑案也嗚呼斯道何繇而明乎宗周讀書至晚年終不能釋然於大學也積衆疑而參之快手疾書得正文一通不敢輒爲之解聽其自解自明以存古文之萬一猶

之乎疑也而滋屢矣因題之曰參疑時乙酉春三月六日  
會稽秦望望中山人書於鳳林之寄廬

大學古文參疑

大舊音泰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親如字

解在下文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  
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從石本及王魯齋所次。大學以訓古帝王立學之教  
也故卽以古之人承之明明德於天下而遞及於家轉  
見親民之義以見己之明德與天下國家竝無二體也  
繇修身而推之誠意所謂止於至善也然必以知止爲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六 大學古文參疑 二  
始事知乎此之謂致知格乎此之謂格物解在下文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從古本所次。承上文而言古人之學必遞有所先而  
要之於格致者正以先致力於此而其後者自從之非  
敢苟焉而已也通解在後文

右第一章

愚按三綱以著大學之教而八目以申

三綱之義三事歸之一事文勢已完故定爲一章

先儒之言曰大學不分經傳只是六段文字愚按

雖不分經傳而首尾詳略部位森然故不妨分章

如右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從石本所次略參明道伊川本○物卽是格物之物知卽是致知之知先後卽前章先后字面道卽大學之道詩云緝蠻黃鳥止于王隅子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大從石本所次○此釋物之本義也知先之說歸之知止而已知止所以知本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從石本所次○承上知止而言知止而定靜安慮相因而至歸之能得之於心則德也研之於慮明之盡也明德本在我而學以明之者必以知止爲竅門進之於慮以通微則至善棲真之地正明德起照之地也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六

大學古文參疑

三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從石本所次○承上文自知止而能得不過自知自得耳繇是而推之於民亦民所共知其得也詠邦畿之詩則知民之所止矣賢者以其昭昭能使人昭昭如王畿爲會極之地而四國之衆各知所向方也仍歸之自知而已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從石本所次○止之卽所本之地知止所以知本也致

此之知是爲致知格此之物是爲格物○明道本置邦畿緝蠻於知止條後伊川本置此條於此謂知之至也之後皆改古本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從石本所次。所謂知本知此而已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從古本石本所次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從古本石本所次。承上文而言知至物格之義煥然矣夫古本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本成文理而朱本必更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果孰爲當乎故

曰格致不必補傳也

附朱子補傳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六 大學古文參疑

四

理也

本文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有本有末即是物理有始有終即是窮理

知所先後則知所以致吾之知矣以此入道庶幾乎蓋人窮理則知所以致吾之知矣以此入道庶幾乎蓋人

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

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

本文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

人而不如鳥乎。此所謂人心之靈是以大學始教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也

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

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已知之理至善是也知其所以止而后定靜安

應因之自窮自究自討血路也至于其極則得所止矣

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身而通於民矣

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

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

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表裏精粗即本末之別各全體大用即自身而推

之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第二章釋格物致知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從古本石本所次○此章首喝誠意而不言在致其知以誠意爲專義也致知爲誠意而設如中庸之明善爲誠身而設也蓋惟知本斯知誠意之爲本而本之本之斯止之矣亦惟知止斯知誠意之爲止而止之止之斯至之矣卽誠卽致故曰專義也心所存主之謂意非以所發言也如以所發言則必以知止爲先聘而繇止得行轉入層節非大學一本之旨矣自之爲言繇也非己也欺之爲言罔也非僞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此心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六

大學古文參疑

五

一於善而不二於惡所好在此所惡在彼兩在而一機乃見其所爲誠也如之云者本乎天而不雜以人誠之至者也自好自惡故自慊非對衆言也此所謂毋自欺也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也獨之言自也慎者敬德也繇敬入誠伊洛正脈也此可以得文王敬止之說嗚呼誠意之說晦而千古之學脈荒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君子小人之用心只在一敬一肆間小人好閒或其於

不善也便無所不至君子慎獨則其於善也亦無所不

至可知夫既無所不至於善矣且得不謂之止至善乎

而猶以誠意爲第二義者何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此君子一副慎獨精神如此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止言必誠其意以應首句更不言先致其知正以見誠意之爲專義也亦了義也以爲誠意之先另有格致工夫誠意之後又有正心工夫皆講也陽明子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而解誠意仍作第二義以遷就其致良知之旨無乃自相矛盾

右第三章釋誠意

謹按古本於誠意之後卽接瞻

彼淇澳數節而石經不然朱子章句如石經例從

古本則以誠意攝知本知止之說如陽明所謂大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六

大學古文參疑

六

學之道誠意而已矣是也今先置一格致傳而後

以誠意接之則先後次第終不可紊安見誠意之

爲專義乎曰大學之言明明德也必學以明之而

以知止爲入門全是學問用上夫處乃其要歸之

誠意而已陶周望口就虛空中證實一步是也故

不妨作兩層說其實只是一事○大學以訓學也

大學言格致卽中庸學問思辨之意言學則問思

辨在其中而篤行卽在學問思辨中所以明明德

也陽明說學問思辨行五項最好學已是行了如

學書則必把筆伸紙學射則必操弓挾矢不是學

問思辨後方行誠意者行之始也卽在學問思辨

時卽就格致中看出非格致了方去誠意也可見

格致誠意二而一一而二先後之者畢竟學問思辨應在篤行之先也若劈頭就說箇誠意則學問工夫一總無用處矣又若格致後方去誠那意則何人不講解分明卻於坐下了無干涉何故然則讀書窮理非乎曰讀書一項乃格致之資專靠不得亦廢不得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止言修身在正其心而更不言正心先誠其意者正以見誠意之爲專義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六

大學古文參疑

七

心不在焉心何在心無所主便不成其在意不誠也正以見誠意之爲專義也○石經此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似非後人所敢擅加然從古本未嘗不謹嚴而完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此言修身在正心而不詳所以正心之法蓋曰先誠其意云

右第四章釋修身之先義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親愛五者卽從忿懣四者生來而忿懣四者又卻從好惡二字生來至誠意之好惡又卻從致知格物來故此章躐括盡之夫知旣只是知好知惡故知格致爲誠意而設而先儒云知善知惡是良知猶然偏指也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此知不致之病正是意不誠之病二者皆私意之爲累也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止言不修故不齊而不詳所以修身之法蓋曰先誠其意云

右第五章釋齊家之先義 按首章曰壹是皆以修

身爲本而訓不修者必合之不正不誠以表其義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六 大學古文參疑

八

則修身爲本正是誠意爲本也易曰艮其身止諸躬也意者躬之地也艮其背是也艮其背所以艮其身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自上文修身五事推到齊家上又約爲孝弟慈三事本身教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誠心之求本之誠意也言舉斯心以加彼何但慈幼之

一端乎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一國本之一家一家本之一人一人本之一言則言之所從出者可知矣

故治國在齊其家

從古本所次○按古本此上有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文意全不相屬的宜從石本則承接甚緊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六

大學古文參疑

九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右第六章釋治國之先義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又承上齊家三事來而歸之絜矩矩者心之位也其所從絜者意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以吾之如惡惡臭者絜而爲上下四旁之惡絜矩之道卽誠意推廣之大道也言所惡則不必更言所好矣所

惡在彼所好在此故曰好惡兩用而一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此之謂絜矩之道民之所好莫甚於利民之所惡莫甚於害好好惡惡只在與民同利以去其所害而其要先於用人亦在用民之所利以去其所害而已故遂承之以秦誓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從石本所次畧同伊川本○前一項人卽民之所好者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六

大學古文參疑

十

是故曰黎民尚亦有利哉後一項人卽民之所惡者是

不故曰黎民亦曰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按此上疑有脫簡故承之曰唯仁人所謂惡惡如巷伯也又總上文承之曰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此真能以民之愛惡爲愛惡者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人不曰情而曰性乃知好惡性也乃知意以所存言

非所發也則誠意之說彰彰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

從石本所次○承上文而言見好惡之不可僻以申繫矩之意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此下九節皆從石本所次○先慎乎德先誠意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六

大學古文參疑

十一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引書之意重在上句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承上文不寶金玉而言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應老老興孝而言以啓道善之意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

財恒足矣

此下從古本所次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未有好上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右第七章釋平天下之先義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此以下通從石本所次○承上章而言釋明明德於天下之義而歸之誠意忠信即誠意之別名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六 大學古文參疑 十一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無忠倣恕不出

康誥曰克明德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帝典曰克明峻德

皆自明也

所自者明也言天下之所自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明極則新故又進言之

康誥曰作新民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自明得新自新得止乃濯至善之體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  
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  
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  
不能忘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  
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六

大學古文參疑

三

如此方謂之明明德於天下

右第八章釋明明德於天下以暢全經之旨愚按

前章止言平天下在治其國故通篇止言治國之

道而不及於平天下今分出此章方見明明德於

天下之義直是包裹八目領會三綱以完一部大

學之教斷非後人之見所得而及也○愚按古本

大學辭雖錯出而大旨本是躍然只爲翻改紛紛

轉乖大義故不得已而存此疑案以俟後之君子

非敢任亂經之罪也按古本聽訟下此謂知本與

前此謂知本少異前者言修身爲本後者言誠意

爲本修身本也誠意本之本也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七

門人董場編次

經術十 大學古記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繇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之道盡性而已性量大故其學亦大而三者足以該之云親如字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詳言所以入道之功如此知止而后能止定靜安慮漸進於止也得其所止之謂德

劉子全書

卷三十七 大學古記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至善性體也物之本也其所從出者皆末也止至善事之始也明明德以親民其終也知止之要知所先後而

已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知此之謂知先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知此之謂知後知所先後則知止能得明德親民一以

貫之此盡性之全學也

右第一章統釋大學之教而其下文乃詳言之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承上章物有本末而言格物莫要於知本知本者知修  
身爲本而本之也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  
有也

身不修則家不可得而齊矣况國與天下乎故又以厚  
薄之分申言之民言親無所不厚也有所厚薄而末之  
不治也多矣况無所不薄乎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物無不格則知無不至然其要只在知本一知本而天

劉子全書

卷三十七

大學古記

二

下之能事畢矣又多乎哉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僂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  
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僂兮者恂慄也赫兮喧  
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  
不能忘也

此以下雜引詩書而詠歎之以明知本之義首引淇澳  
修身之功盡見於此矣學以始之恂慄以實之威儀以  
徵之民不能忘以終之而自修始無餘蘊是合格致誠  
正修齊治平以言修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  
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承上文民不能忘而要之於沒世則明明德於天下允矣然非修身之功如上文所云何以有此君子小人以大臣庶而言賢其可賢親其可親樂其可樂利其可利則君子小人皆與吾爲一體而已德之明卽民德之明矣雖沒世之後其忍忘諸此盛德至善之徵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修身之功其要以明明德而已曰自明而明之於天下已在其中正見天下之不離自也故曰修身爲本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新者去舊以從新之謂去舊從新所以得明也自新以

劉子全書

卷三十七 大學古記

三

新民而新命見無所不用其極也極卽善之至處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綿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自淇澳以下反覆明親之義而至善已在其中至此正示人以知止也仁敬孝慈信卽明德卽至善之所在知乎此者可與知止矣知止者知本者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大畏民志

無訟之化孰使之身使之也非徒以所修者使之實以

所止者使之也

此謂知本

總結上文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右第二章申致知在格物之義按古本此章次誠意

章後今從梁溪高氏訂正如此通修身以下合爲一章完格致之傳文理煥然而缺傳之疑立白于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自欺云者自欺本心之知也本心之知善必知好惡必知惡若不能好惡卽屬自欺此正是知不致處毋自欺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意斯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而其功歸于慎獨獨者藏身之地物之本也於此慎之則物格而知至矣

劉子全書

卷三十七 大學古記

四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小人不能慎獨肆惡閒居失此一著更不及圖一切揜著伎倆都無用處觀肺肝之見而知誠形之機切不可誣則慎獨之功益不容已矣慎其獨慎其無形之獨也爲形而慎非慎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本無指視而以爲衆指衆視慎之至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必慎其獨誠意先致知也必誠其意意誠而後心正也

心廣體胖是也

右第三章申誠意之義而致知正心皆舉其中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有所之病皆從物不格知不致意不誠來意不誠則發而爲喜怒哀樂無往而不陷於有所於此毫釐於彼尋丈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不在則心亡矣視聽飲食如行尸耳何修之幾乎有所只爭些子這些子便爭此心之存亡嚴矣哉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劉子全書

卷三十七 大學古記

五

但言修之先正非實言正心之功也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誠而心自正矣以爲誠意之後復有正心之功者謬也

右第四章申修身先正心之義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情卽喜怒哀樂之及於人者有所不已則隨人而之其所人已同此所也好不知惡惡不知美正知不至之證也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身不修從心不正來此但言不修之身不可以齊家而已

右第五章申齊家先修身之義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治國有許多規模然只是孝弟慈作用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孝弟慈從天性流出始於一家達於一國終於天下皆劉子全書

卷三十七 大學古記

六

性量自然之化不學而能者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仁讓卽孝弟慈之教貪與讓反這貪字是聚斂種子一國本之一家一人一言實自一念始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桀紂之於民未有不令以善者小人之於善未有不於於著者然而民不我從人不我喻也故曰修身爲本又

曰必慎其獨



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三引詩以詠歎所先之意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重結上文

右第六章申治國先齊家之義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而民興孝上長而民與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劉子全書

卷三十七 大學古記

七

三者皆治國之道舉而推之即平天下之道若握矩於此隨處比度無不得其方者然蓋矩之成器雖在國而矩之運手則在心此平天下之要道也必言孝弟慈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以此心立於環中而上下四方一齊衡量無少欠缺則此心遍滿世界矣所惡在此即所好在彼平天下之道不外好惡兩端而已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民之所好卽孝弟慈是則民之所惡可知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  
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

民好民惡非求之民也求之吾心之矩而已纔差些子  
通僻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  
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凜之以天命之不易慎之至也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  
財有財此有用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平天下喫

緊學問

劉子全書

卷三十七

大學古記

八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平天下必自格致始格物之要格此而已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申言財之爲末而不可內也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錢生云通乎天下曰財聚於人主曰貨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善不善只爭本末之內外而已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三引書皆詳證本末之辨以見有天下者所當知

泰書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前一項人真能好善則真能惡惡可知後一項人惡人所好則好人所惡可知

惟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仁人者真能清好惡之源者也惡不力則好之脈亦不清此之謂好如好好色此之謂惡如惡惡臭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劉子全書

卷三十七

大學古記

九

或曰命也若諉之命然過也曰誑誤云耳亦通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爲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不能退不能遠卽是好人所惡不能舉不能先卽是惡人所好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忠信以得毋自欺而已驕泰以失閒居爲不善又捨不善而著善是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絜矩之道以生財爲第一義所以生民之財也民之財用足而後孝弟慈興焉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財足在天下則人主享其富矣故發身反是則財聚而身亡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決言以財發身之效如此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此以下極言專利之戒見用人尤爲理財本也義卽下之所好者民皆好義利孰甚焉而本之自上好仁始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劉子全書

卷三十七 大學古記

十一

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通章皆訓治國者之道而平天下在其中○愚按平天

下之道只在本治國之孝弟慈而絜矩以廣之與天下同好惡而已然非先明本末之辨無以端好惡之矩不

預端好惡之矩無以建絜矩之極本末之辨財德是已好善惡不善試之用人而立見始知平天下之大道非

繇格致誠正以修諸身不可得也反是爲驕泰之失而是道也正於生財一事見其大生財之道凡以散財足

民而已散財足民而民好義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幼其幼而天下平其爲國之利孰大焉末復惓惓於小人

專利之戒云一篇大旨如此平天下章雖曰先治其國

而八目一齊俱到

右第七章申平天下在治國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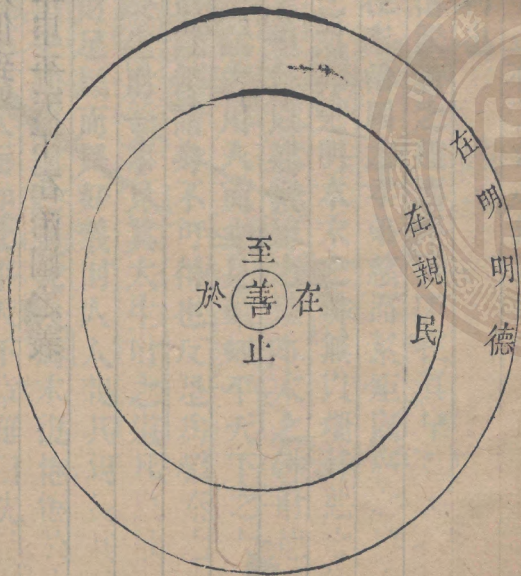
劉子全書

卷三十七

大學古說

十一

大學三綱之圖



而八目一齊俱到  
右第七章申平天下在治國之義

大學八目之圖



劉子全書

卷三十七 大學古說

十三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七

諸賢後學周桌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三十八

門人董 場編次

經術十一卷 大學古記約義 大學雜言

大學

大學古天子辟雍之學名而其義則所爲大人之學也古之教人有小學有大學進而天子之學亦有大小小學者習其事而大學以明其理也事固於萬而不能相通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推之以至於朝覲聘問會同享獻喪紀五禮六樂莫非小也而理則無乎不一莫非大也其本達於性命之微其末該乎天地古今之遠盡人而具也顧獨責其人之秀者而學之以完人之量人此之謂大人學此之謂大學故大小學只一貫而以小儀小節爲小學大儀劉子全書 卷三十八 大學古記約義 一

大節爲大學非也大學教人之法已盡於學記及錯簡文王世子等篇此篇則直發其道之所在如此正所爲學其理之謂也又大學對異端曲學而言異端曲學語齊治均平而不本於身語格致誠正而不通於世故幻之爲佛老放之爲莊列卑之爲管商偏之爲楊墨執之爲子莫而百家小說又紛然雜出乎其間皆所謂截流斷港支離窒礙之已甚其病至於惑世誣民率天下而爲禽獸異類者此也惟大學直提人道全局了無欠缺理一而分殊守約而施博其階級次第實出於天道之自然而不假造作蓋自繼天立極之聖堯舜以來相傳至於今日皆此學此道而惟孔子集其成其門弟子遂譜之以教萬世後之入道舍是篇無由入或安而學之或勉而學之或困而學之及其

學以至乎道一也或學焉而聖或學焉而賢或學焉而士雖學之所至不同而其望道而趨亦一也舍是則異端曲學而已縱言之盈天地間無一人可廢此學無一時可廢此學無一事可廢此學自有天地便有此道場自有人生當有此學問而是篇特中天下而立永爲學問鵠雖六經可以盡廢嗚呼人而甘爲小人與異端曲學則已如欲爲大人請從事大學而可

### 章句

大學本出於小戴禮蓋大學爲訓學校之經義故禮家收之自是一篇文字其分經分傳始於宋儒且特表章之以配四書嘉惠後學其功良偉而後之人猶以不覩古全經爲恨至朱子格致之傳理本經旨事同射覆不善讀者又劉子全書

卷三十八

大學古記約義

二

以爲支離而王文成之古本出矣自誠意以下合瞻彼數節至此謂知本通爲一章云釋誠意而格致在其中故古本序首言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然獨不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乎又曰修身爲本而不及誠意則誠意章不可以提宗明矣且以後雜引詩書凡以曲暢明親止至善之義而於誠意了無當也其云格致在其中凡以遷就其知行合一之說而已又百年而高氏古本出實本後渠崔氏中立高氏所定謂大學不分經傳只是六段文字挈淇澳以下置知至之後文理煥然通前爲一段卽以釋格致之義而誠意以下自分五段可謂獨窺要領超出朱王之見千古殘經一朝完復後之人宜復無所置喙矣顧愚猶有見焉大學雖一篇文章而自始至終命意之



法有綱領有支節不可得而混也其立言之法或簡嚴或曲暢不可得而混也首言三綱次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後次言所先次言所後一開一闔文理完整更無欠剩至修身一條明解物有本末之義其爲更端而釋格致也何疑自修身以上其辭簡以嚴自修身以下其辭曲以暢又有經傳之體焉然爲經爲傳作者何人莫得而定也漢儒賈逵云子思窮居於宋懼聖道之不明乃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今細繹二書中庸原是大學註疏似出一人之手經緯之說殊自可思而篇中又有曾子曰一條意其遺言多本之曾子而曾子復得之仲尼所親授故程子謂孔氏遺書而朱子遂謂首篇爲孔子之意而曾子述之後篇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有以也門人高弟非子思而何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八

大學古說約義

三

中庸一書多仲尼之言而子思述之則大學一書多孔曾之言而子思述之亦何疑焉今姑據朱子之意首篇爲正經以還孔曾後六篇爲正傳以還子思而合之總爲訓大學而設則亦還其爲大學之記而已大學雖是一篇文字既可剖一而爲六則斷不可不剖首段之一而爲二以釐正八目八目只是一事既可分誠意以下逐段詳明則斷不可不分修身爲本以下爲格致之傳必分修身以下爲格致傳者心齋王氏啓其端而未竟其說愚嘗竊取其義者也

經旨

道以物身之謂學學以率性之謂道學何以稱大明明德於天下故大也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也必云明

德者天有明命人有明德也明之者如其明而止也卽本體卽工夫也民言親何也通之以一體之明故親也在止於至善何也繼之者善也於天爲明命於人爲明德也明之至者善之至者也不遷其明焉善斯止矣卽止善卽明明德非明德之後方有善可止也卽明明德卽親民非明德之外復有民可親也三物一物三事一事大學之要止至善而已矣繼云知止何也學以止爲究竟法必以知止爲入門法知止而定靜安慮相因生焉所以得止也得其所以止之謂德定靜定慮者止善之消息也似有漸次實無漸次也故一知止而學問之能事畢矣乃學以知止也如何曰於此有方焉道之所該莫非物也而本末分學之所該莫非事也而終始分始終本末之數觀而先後之數可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八

大學古記約義

四

知矣知乎此者以一本握大學之樞而始之而終之漸進於止焉明親一貫在是矣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知止之方也引古人以證何也古人立大學之極者也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心而意而知爲至善之地則本之本也致知在格物卽格其物有本末之物也物格則知本知末且知始知終知所止矣知止則知至意於此而誠心於此而正身於此而修家於此而齊國於此而治天下於此而平矣必疏八目反覆言之何也循八者而反於本則其本始眞循八者而達於末則其末始備如水有源必盈科而放海如木有本必由幹而透華知所先後知此而已知其所先而先之先無可先直通帝降之初知其所后而后之后無可后渾參

覆載之量此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繼天立極而孔門傳授之以教萬世者也大哉學乎後之入大學者如之何亦曰知性而已矣知止所以知性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故學致知焉盡之矣

### 止善

天命之性而善具焉性者萬物之一原善者物理之一致惟人之生體備萬物而成我得所性之最全而善爲天下之至善故其具於心也未發謂之中已發謂之和自中和之理分見之爲惻隱之仁爲羞惡之義爲辭讓之禮爲是非之智爲以實之信仁義禮智信卽喜怒哀樂之形而上者從渾然至善中時見此端緒於外而知其所性之善有如此非實有此五者名目也其爲惻隱之端也則仁之於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八

大學世記附錄

五

父子是也其爲羞惡之端也則義之於君臣是也其爲辭讓之端也則禮之於長幼是也其爲是非之端也則智之於夫婦是也其爲以實之端也則信之於朋友是也是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得之於心卽明德之謂而推之於人卽明明德於天下之謂也明吾父子之仁焉推之於天下無所不愛也感吾之愛而天下之爲父子仁明吾君臣之義焉推之於天下無所不敬也感吾之敬而天下之爲君臣義明吾長幼之禮焉推之於天下無所不序也感吾之序而天下之爲長幼禮明吾夫婦之智焉推之於天下無所不別也感吾之別而天下之爲夫婦智明吾朋友之信焉推之於天下無所不交也感吾之交而天下之爲朋友信仁義禮智信之德修之身達於天下渾然天理隨處周流

而一毫人欲之私不得以雜之則窮理之至性盡而命亦至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君子所以明親而止至善也止至善之學如射之有的一性命中如器之有規矩萬法皆齊未嘗不以力至而中非爾力未嘗不以迹踐而妙不盡迹微乎微乎非上聖曷臻斯極乎然纔言學便無有舍此以人者雖有拙射不廢正鵠雖有拙工不廢規矩雖有下學不離知止此大學之道所以約而易操也後之言大學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蓋云善本不與惡對耳然無對之善卽是至善有善可止便非無善其所云心體是人生而靜以上之體此處不容說說有說無皆不得大學言止至善是工夫邊事非專言心體也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乎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八

大學古說物義

六

格致

韓子原道自天下國家推之誠正而不及格致昔人云無頭學問然格致之義古今紛紛卒未有折衷其說者則無頭之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其實曉得大學真頭腦則格致誠正不作二觀分言之可合言之亦可蓋大學八條目遞推之以求主腦之所在而歸功於格致若格非其格致非其致則雖八者一齊俱到其爲無頭之病一也夫大學之所謂主腦者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功知止而已矣致知之功格物而已矣格物之要誠正以修身而已矣盈天地間皆物也自其分者而觀之天地萬物各一物也自其合者而觀之天地萬物一物也一物本無物也無物者理之不物於物爲至善之體而統於吾心者也雖不物

於物而不能不顯於物耳得之而成聲目寓之而成色莫非物也則莫非心也耳能辨天下之聲而不可欺以清濁吾因而致焉并不可欺以一切清濁所以致吾心之聰也目能辨天下之色而不可欺以淄素吾因而致焉并不可欺以一切淄素所以致吾心之明也致吾心之聰明者致吾心之良知也良知之於物如鑑之於妍媸衡之於高下而規矩之於方圓也鑑不離物而定妍媸衡不離物而取高下規矩不離物而起方圓良知不離物而辨是非一也故曰致知在格物然而致吾心之聰非無不聞之謂也聞吾至善而已矣致吾心之明非無不見之謂也見吾至善而已矣聞吾至善返於無聞矣見吾至善返於無見矣知無知矣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八

大學古記約義

七

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其要歸於慎獨此格物真下手處故格物卽格其反身之物不離修者是而致知卽致其所性之知不離止者是經曰物有本末傳申之曰修身爲本此謂知本此謂知至可謂明白註疏而後人猶以爲缺畧蓋亦未之攷矣孔門之學無往而不以格致爲第一義者曰博文約禮其定本也他日自道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此謂知之至也其曰次夫子自道也心非內也耳目非外也物非粗也無物之物非精也卽心卽物非心非物此謂一以貫之自格致之旨晦而言聖學淪於多岐滯耳目而言知者徇物者也離耳目而言知者遺物者也徇物者繁至於一草一木亦用工夫而遺物求心又逃之無善無惡均過也故陽明以朱子爲支離

後人又以陽明之徒爲佛老兩者交譏而相矯之不相爲  
病入大學之道者宜折衷於斯

### 慎獨

小人之學從人分上用功故的然日亡君子之學從已分  
上用功故闇然日章闇然者獨之地也君子之學未嘗不  
從人分用功來而獨實其根底之地不繫人而繫之已於  
此著力一分則人分之尋丈也學以爲己雖人分皆已分  
也學以爲人雖已分亦人分也君子之學先天下而本之  
國先國而本之家與身亦屬之已矣又自身而本之心本  
之意本之知本至此無可推求無可揣控而其爲己也隱  
且微矣隱微之地是名曰獨其爲何物乎本無一物之中  
而物物具焉此至善之所統會也致知在格物格此而已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八

大學古記約義

八

獨者物之本而慎獨者格之始事也君子之爲學也非能  
藏身而不動杜口而不言絕天下之耳目而不與交也終  
日言而其所以言者人不得而聞也自聞而已矣終日動  
而其所以動者人不可得而見也自見而已矣自聞自見  
者自知者也吾求之自焉使此心常知常定常靜常安常  
慮而常得慎之至也慎則無所不慎矣始求之好惡之機  
得吾誠焉所以慎之於意也因求之喜怒哀樂之發得吾  
正焉所以慎之於心也又求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惰  
之所之得吾修焉所以慎之於身也又求之孝弟慈得吾  
齊焉所以慎之於家也又求之事君事長使衆得吾治焉  
所以慎之於國也又求之民好民惡明明德於天下焉所  
以慎之於天下也而實天下而本於國本於家本於身本

於心本於意本於知合於物乃所以爲慎獨也慎獨也者人以爲誠意之功而不知卽格致之功也人以爲格致之功而不知卽明明德於天下遜先之功也大學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慎獨而已矣大學言慎獨中庸亦言慎獨慎獨之外別無學也在虞廷爲允執厥中在禹爲克艱在湯爲聖敬日躋在文王爲小心翼翼至孔門始單提直指以爲學的其見於論孟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見賓承祭曰求放心皆此意也而伊洛淵源遂以一敬爲入道之門朱子則析之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故於大學分格致誠正爲兩截事至解慎獨又以爲動而省察邊事先此更有一段靜存工夫則愈析而愈支矣故陽明子反之曰慎獨卽是致良知卽知卽行卽動卽靜庶幾心學獨窺一源總之獨無動靜者也其有時而動靜焉動亦慎靜亦慎也而靜爲主使非靜時做得主張則動而馳矣如挽逝波其可及乎動而常知常止焉則常靜矣周子曰主靜立人極是也君子之學盡性而已矣盡性者止至善也性無動靜知無動靜學亦無動靜知靜而不知動者并其靜而非也知動而不知靜者并其動而非也知動知靜而不知無動靜并其動靜而亦非也知乎此者庶幾可以語慎獨之學矣

絮矩

天圓而地方規矩之至也人心一天地也其體動而圓故資始不窮有天道焉其用靜而方故賦形有定有地道焉君子之學圓效天方方法地也其獨知之地不可得而前聞

者效天者也。由不睹而之於無所不睹，由不聞而之於無所不聞，地道之善承天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規矩之至也。立一身於此而環之以家，又環之以國，又環之以天下，雖廣狹不同，矩而方之，不過上下四旁之境。此上下四旁之境，寸寸而累之，至尺必差，尺尺而累之，至尋丈又差，又累而至於不可紀極，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蓋平天下若此之難也。先之以治國，易易矣；非徒先之以治國也，又先之齊家，又先之修身，故易也。修身之大者爲孝弟慈，一家之孝弟慈，一國之孝弟慈也；一國之孝弟慈，天下之孝弟慈也。孝弟慈者，明明德之大者也。一人之明德，千萬人之明德也。寸寸而度之，至尺不爽也；尺尺而度之，尋丈不爽也；度之上下焉，此尺寸寸此尋丈也；度之左右前後焉，此尺寸寸此尋丈也。禮之言孝也，推之南海而準推之北海，而準推之東海，而準推之西海，而準推之西南、北海。此尺寸寸此尋丈也。平天下者，亦推此孝弟慈而已。此累矩之說也。而其功則在慎獨。始獨者，矩所自出之體也。君子由慎獨而發之於好，惡知致意誠矣。因驗之於心，而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情，無不得其正。則天然之矩從此出矣。故其本於身而見於家也，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從最難整齊處較量，勻停不差些子。層累而進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特舉此而措之耳。故曰：君子先慎乎德，又曰：必忠信以得之後，儒之言曰：慎獨然後可以行王道，是也。是故君子之絜矩也，始之格物，以盡其變合之致，知以精其鑑授之誠意，以謹其幾，統之正心，以括其體要之修身，以立



其本施之齊家以取其則推之治國以廣其施極之明明德於天下以致其量於已爲明明德於人爲親民卽明親之至爲止至善而大人之學盡在是矣乃其大端在理財用人財者民之命而孝弟慈之所從出也君子與民同欲卽是立孝立弟立慈之方小人人人同其欲卽是興孝興弟興慈之化而人則所以分吾父母斯民之責者君子之理財也自郊圻而達於侯甸自侯甸而達於要荒如血脈之引導而無壅直使天下無一夫一婦不被其澤則絜矩之道得也傳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大抵皆爲民而設一切經制盡善皆從此出詳載周官中又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竝至此後世桑孔之所以禍人國無窮也劉子全書

卷三十八

大學古記約義

十一

大學雜言

諸生講大學一夕偶思而得之因謂諸生曰大學一篇是  
人道全譜試思吾輩坐下只此一身漸推開去得家國  
天下漸約入來得心意知然此知不是懸空起照必寄  
之物纔言物而身與家國天下一齊都到面前更無  
欠剩卽爾諸生身上此時知在起居便有起居之物理  
可格知在飲食便有飲食之物理可格推此以往莫不  
皆然物無不格則知無不至至於意得誠至於心得正  
至於身得修至於家得齊至於國得治至於天下得平  
而先後之序自不容紊真是天造地設規模一了百當  
道理非人道全譜而何

問大學首言明明德何也曰人生通天徹地只此一點靈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八 大學雜言 十一

明就此一點靈明參出本體曰明德就此一點靈明做  
出工夫曰明明德就此一點靈明所遍合處卽是親民  
就此一點靈明所究竟處卽是止至善故下文卽繼之  
曰知止曰知先曰知至皆靈明之入路也靈明之用大  
矣哉故學以致知爲要

由知而慮分明送出一箇光明無盡藏故自明同明皆在  
其中

德無明附心而成體故曰明德心無善卽物以顯則是爲  
至善

問至善之義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則君子閒居  
爲善亦無所不至可知此之謂止至善此之謂知止此  
之謂知至而意誠此之謂慎獨卽工夫卽本體也

知止二字括盡大學工夫有定以下皆破竹之勢迎刃而解者

定靜安慮一層進一層遞出止善消息此是儒者一條真血脈脈路弗得草草放過

問吾儒言止佛氏言止觀吾儒言定佛氏亦言定吾儒言靜佛氏亦言靜吾儒言安佛氏言安心吾儒言慮佛氏言應無所住而生心異同何如曰吾儒之學從至善來定靜安慮只是一條血脈故以能得爲究竟佛氏無善無智亦無得總爲不知止故

人心終日如馬足車輪奔馳無止果係何物受累苟能去所以累心者而於止也幾矣知此之謂知止止此之謂止至善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八

大學雜言

三

大學認定始終本末是入道之訣後儒于差萬錯只爲看此四字不透

問大學要義曰言本體喫緊得箇善字言工夫喫緊得箇止字言本體工夫一齊歸管處喫緊得箇身字

止至善止諸躬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也止諸躬者修身爲本也

致知者致吾知之知也收攝到極處卽是推致到極處殆止於至善則知至矣

致知在格物格其物有本末之物知本則知止知止則知至矣

問格物之說朱王異同何如曰朱子格物之說置身於此

而窮物於彼其知馳於外故格致之後又有誠正工夫  
陽明格物之說置身於此而窮物於此其知返於內故  
格致之時卽是誠正工夫要之格致工夫原爲誠正而  
設誠正工夫卽從格致而入先後二字皆就一時看出  
非有節候是一是二自可理會

朱子格物之說其大端從詩書六藝窮討物理原是學問  
正項工夫士舍此無以入道者但其工夫已做在小學  
時至十五而入大學則自小學之所得者由身而達之  
天下國家其第一義在格物卽就此身坐下言通大學  
一書何嘗有學文遊藝之說

朱子曰窮理且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  
不務切己卽遺書所謂遊騎無歸矣又曰窮理如性中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八

大學雜言

十四

有箇仁義禮智其發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只是這四  
者任是世閒萬事萬物皆不出此此二條最得知本之  
意又曰見得義當爲便必爲利不當爲便必不爲便是  
物格知致此卽王文成格致之說

朱子格物之說雖一草一木亦須格得十分透徹文成初  
學其學遂就亭前竹子用力數日而不得其說至於病  
因反求之心漸有悟於知行合一之旨而大學古本出  
焉自今觀之朱子言一草一木亦格其切於身者如周  
子庭前草謂其與自家生意一般便是文成本欲詆其  
說故專就一草一木上用工夫安得不困

文成云聞見非知良知爲知踐履非行致良知爲行言約  
義精眞足以砭後學支離之弊然須知良知之知正是

不廢聞見致良知之行正是不廢踐履文成專就救弊一邊言耳

高存之云誠正是格致實詣處格致是誠正研究處看得此兩項一而二二而一最分曉

朱子云讀書是格物一事予謂讀書便有讀書之物可格句句讀在自身上便是知本處

格物之說古今聚訟有七十二家約之亦不過數說格之爲義有訓至者程子朱子也有訓改革者楊慈湖也有訓正者王文成也有訓格式者王心齋也有訓感通者羅念菴也其義皆有所本而其說各有可通然從至爲

近

格物不必訓窮理只是反躬窮理則知本之意自在其中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八 大學雜言

五

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正文成所謂良知也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所謂致良知也

人生千罪萬惡總坐心下不明若豁然一解非機立化如

現見雪消此外更有何事  
問文成良知之說何如曰孟子言不慮而知爲良知大學言知而能慮是學而知之也學知之知卽良知之知而至焉者專以良知言大學落文成之見

只是一箇良知正須從意根查考心源體認身上檢點家庭印證國與天下推廣這便是格物工夫恰便是致知

工夫

問朱子補傳之說何如曰余向嘗以邦畿四節爲釋格致今姑以朱子之意通之無不一一脗合者朱子曰天下

之物莫不有理卽邦畿節意言物各有當止之理也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卽綿蠻節意言人各知所止也朱子曰大學始教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卽穆穆文王節意言仁敬孝慈信皆人心已知之理必如文王之敬止而後有以造其極也卽君臣父子國人之物而窮仁敬孝慈信之理推之萬物莫不皆然所爲卽物窮理也朱子曰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卽聽訟節意言無訟而必由於畏志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微見吾至善之全體而明新一貫大用隨之所得於知本之學深也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表裏精粗卽本末之謂如聽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八

大學雜言

六

訟物之粗者而無訟其精也無訟物之表而使無訟其裏也格物者格此而已致知者知此而已然則格致傳本是完也以爲未完而補之者贅也朱子之補傳善會之卽古本之意也以爲支離而斥之者亦過也以位而言莫大於天下而吾身爲小一物之散見又小以道而言莫大於物理而吾身亦小天下之指掌又小君子之學從位大處發願力從道大處立根基

三綱是主意而知止一節是工夫卽致知之功也物有本末知所先後正致知在格物處故古之節承上文而列主意工夫之所在以見合一之旨誠正以上皆主意也一欲字貫下致知格物工夫也一在字合之從物格貫

到天下平結盡一章大旨

誰人不知修身而不知爲天下國家之本誰人不知修身爲本而不知其爲格致誠正之修欲以入大學之道難矣

不曰壹是皆以格物爲本何也格物工夫修齊治平皆用得著誤用之安知不以末爲本惟自修身說來則格物只是格箇本末之物故修身爲本四字不可易李見羅先生曰齊治均平而不本於修則爲五伯之功利格致誠正而不本於修則爲二氏之虛無其言雖主張太過亦自有見

譬如樹木本之生意無所不貫無末非本也譬之經緯始之條理無所不引無終非始也

問中庸是大學註脚其義何如曰天命之謂性善之主也劉子全書

卷三十八 大學雜言

七

率性之謂道德之體也民之同體也修道之謂教止善之極則也未發之中卽靜中所得已發之和卽慮後所得其云大本卽修身之本其云達道卽修身而齊治平之道也其云位育卽明明德於天下之盡而慎獨一義特見於誠意章尤爲喫緊故曰中庸是大學註疏大學一書只是要人知本中庸一書只是要人養未發之中此中字正是原原本本處

自平天下至齊家是遠之近自修身之致知是風之自致知在格物是微之顯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謂講習討論之事學原不廢講習討論只是爲明親止善而設

文王之止仁止敬真是格物到極處然合之皆所以修身

而本之義自見至味大畏之說而益燎然於本末之辨矣故承之曰此謂知本

緝熙二字卽文王之知止處未有止而不本於知者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主一無適爲敬敬卽是止法故文王曰敬止又曰欽厥止安汝止此本

體工夫一齊俱到處

先儒謂誠意是人鬼關致知是夢覺關只是一關夢覺之外更無人鬼

好惡二端最微蓋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爲吉之先見卽至善之體呈露處止有一善更無不善所好在此所惡卽在彼非實有好惡兩念對偶而發也此幾一動纔授之喜怒哀樂四者而刑賞進退生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八

大學雜言

六

焉依然只是此意之好惡而已

好惡二字是大學一篇骨子直貫到平天下處中間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皆好惡之幾所發

指視一條是曾子一生最得力學問從來說主敬心法無嚴於此者真是字字血痕

慎獨是格物第一義纔言獨便是一物此處如何用工夫只戒謹恐懼是格此物正當處

獨者離衆而言亦卽衆而言卽自之聞然處不必言獨知贅此知字獨自有知知不離獨致自之知格自之物只是無不敬儼若思而已

小人閒居爲不善分明畫出一箇自欺情狀肺肝之見已



獻之也已之獻肺肝良知獻之也誠中形外良知之徵  
內外也至此而慎獨之功益不容已矣陽明先生曰良  
知只是獨知時獨知一點是良知落根處於此能慎方  
可推而致之故念菴有收攝保任之說

小人無獨君子無閒居

學不知本卽燕居獨處猶存表暴之迹學苟知本卽大廷  
廣衆總歸闡淡之神固知獨不以地言也易云良其背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問十手十目莫卽是肺肝之見否曰肺肝之見從人分得  
來視指之加從己分得來敬肆之分也

先儒言正心之功譬如眼中著不得金銀屑豈知有所之  
病正是糞土塵埃也以爲意誠之後更有正心之功者  
劉子全言 卷三十八 大學雜言 五  
非也

家庭中密邇之地真是此身寫照傳神處一毫逃匿不得  
獨幾至微雖堯桀霄壤只是幾希至授之身心處其爲  
有所之病視聽之失猶可藏閃纔到家庭上種種罪過  
便如天來大省之省之

孝弟慈所以教家而成教於家者身也故下文喫緊言藏  
身之恕以天下藏身者恕也而以身藏天下者格致誠  
正之理也

未有學養子而嫁不學而知也不學而知良知也

好善惡惡人有同心桀紂之於民何嘗不然只是藏身處  
差了故曰修身爲本又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未之有也

絜矩是致知真作用良知中原有天然權度不爽些子但依此權度四面稱量更無欠缺不齊之處自几席之近漸推之東西南北之遠不假餘力而分量圓滿此平天下要道也

推己及人謂之恕轉推之於人人更無長短廣狹之殊所爲絜矩也矩卽恕的樣子

絜矩非難難在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譬如人能立在中央則上下四旁一齊照管俱到大學自致知後凡所好惡已能不落方所不陷偏僻故推之天下而各得其平故曰僻則爲天下戮矣

問平天下在治國於義何居曰上老老長長恤孤之化先行之國人而後及於天下天下卽自國而推之故曰是

劉子全書

卷二十八

大學雜言

三

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此謂平天下在治其國也

大學言明德未知何物至修齊章指出孝弟慈三字孝弟慈是明德真切處言至善又未知何物至治平章指出仁義二字仁義是至善統體處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之反爲暴義之反爲利只看此四字透便是物格知至

朱子云格物須提起第一義便是極至道理如在朝便須進君子退小人決無小人可用之理這便是第一義若見不破便謂小人可用予謂進君子退小人根吾好惡來其能好能惡是第一義好人惡人是第二義至進退人又是第三四義了知此方是知本

矩是至善之式所以安頓此心恰好處夫子至七十時方

能從心所欲不踰矩

按周官大宰以九職任民而九賦以斂之以九賦斂財賄而九式以用之授職任民之法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財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財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九賦舉起於田功一曰邦中之賦載師所謂園廛二十而一國中場圃之所任也二曰四郊之賦王畿百里之內載師所謂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賞牧田之所任也三曰邦甸之賦畿二百里公邑之田所任天子使吏治之者也四曰家削之賦畿三百里家邑之田任焉五曰邦縣之賦畿四百里小劉子全書

卷三十八

大學雜言

三

都之田任焉六曰邦都之賦畿五百里大都之田任焉皆大夫卿公之采地也皆所謂無過十一者也皆田賦皆三農之所生園圃之所毓者也邦中之賦國中自賦之賦郊而下則九一而助之賦也七曰關市之賦商賈阜通之所任八曰山澤之賦虞衡藪牧之所出也惟幣餘之賦不隸於九職爲百官府經用所出之餘幣斂之而本厥初固出於九功其九式之法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蓋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大府之職曰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

待荒喪其關市末征幣餘帑餘則王之羞服賜予於是乎取之乃邦國之九貢亦畢用於經式一曰祀貢二曰賓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旉貢九曰物貢無非式者而大行人所掌九畿之貢胥有以待之侯服祀物甸服賓物男服器物采服服物衛服材物要服貨物至蕃服各以其所貴寶爲摯而幣帛旉旌則各自其土之所產貢之考工記匠人之爲溝洫也畢起法於耜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發也廣尺深尺謂之畹畹也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遂言遂也以直遂通水而名也發遂中之土封之而成徑徑通徒行方里爲井井開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溝言溝也九夫之水所溝會也起溝中之土封之而

劉子全書

卷三十八

大學雜言

三

成畛畛通牛馬十里爲成成開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洫言旱注潦洩如血脈流注曰洫也發洫中之土封之而成涂涂通車輿百里爲同同開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澮言會也水所會也發澮中之土封之而成道道通車二軌兵賦成焉由是千井萬夫之田有川廣四仞深四仞而水於是乎終川上有路高廣如川而達於王畿蓋天下之勢兩山之閒有水加疏導焉爲川以達於瀆大川之上有涂加築治焉爲路以達於畿而諸疏浚之法漕輓之使畜洩以御歲封植以息爭設險以制敵胥於是乎在而井野分畫之形體秩然其於丘陵山澤不可井授者則因地形而爲之遂徑溝畛皆起法於步計畝而均分之而稼人掌下地之稼以豬畜水使不洩以

防止水使不淫以溝蕩水使不淤以遂均水使不陂以  
列舍水使得職以爲灌溉利也而以放水害則澮以瀉  
之夏夷草以水殄其芟春揚其芟作田也其用歸於原  
委有鍾隰臯有牧畢盡其地宜之利而已 春民將出  
里胥平旦坐右塾鄰長坐左塾視民畢作毋休於都然  
後退夕將入亦如之入者持薪樵輕併重分而入唯班  
白不任冬民既畢入婦人同巷者相從省燎火同巧拙  
以夜績故女工月三十日夜參半之功月得四十五日  
男女之不得其所者因相與詠歌以各言其傷行人振  
木鐸而時采焉其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  
屋粟民無職事者有夫家之征譴辱之 凡民食日食  
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

則令邦移民就粟詔王殺邦用而司教以節巡國中及  
郊野以王命而施惠焉三載大比遂大夫帥吏與毗屬  
其地治者而明其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餘六年食進  
功爲再登曰平餘九年食爲三登曰太平然後王德洽  
而禮樂興焉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而  
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三年耕餘一年之食  
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  
出故雖有旱乾水溢而民無菜色 大司徒主民徒教  
起而邦中土地人民之圖版畢掌之小司徒貳焉均土  
地而稽其人民均土地均力征之本也上地上農夫家  
可食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可食六人可任也  
者一家五人下地家可食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夫家

七人而用其可用者三人若五用其二人也至其起徒役也又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爲社單出里惟田與追胥竭作非是無用也故國大事致民家致一人也大故致餘子致羨也然皆用其可用者卒也力田者終勿之用也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二日下年一日用民之力歲無過三日

